

成人組・散文類

優等



林念慈

一九八五年生於臺北，後長於新北，現居風城，年年待搏九降風。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碩士班文學組畢，留下論文一本，山水無限。曾獲第二十一屆夢花文學獎新詩組首獎、第七屆臺中文學獎散文組佳作，詩、文散見報章雜誌。

## 早安人生

這是一個頭過身就過的城市，至少在捷運站是如此。早上八點，十六塊車資，閘門一開，天正式亮了；人人腳步匆促而恰到好處，只擁擠，不衝撞，在手扶梯上櫛比鱗次，從側面看過去，像是一個踩著一個往上爬，但沒有一個人生怨，日子本來就是一把梯，走過就該忘了，總不能老留在某個層次上。

發送傳單的人夾著出口列隊歡迎，渴盼的眼神讓我以為自己是明星過境，不由得伸出手在每張傳單上簽名；DM上的雞腿便當泛著油光，映照出我的芸芸眾生相，一棒打醒夢中人，原來夢想仍在路上，打卡鐘還在遠方。同事向來看不慣我照單全收的行為，說這是濫情，故作慈悲，造成整個地球的汙染；而我依舊把浮濫當作深情厚意，因為眼前的人全是自己，在滾滾紅塵中討生活，可以對別人狠心，但終究放不下自己。儘管這份善念如此輕浮，隨意就丟進垃圾桶了，終歸是一點心意，雖有摺痕，但願這世間笑納。

第一個路口處閃爍黃燈，只能選擇過或不過，力圖鎮定但身體很誠實，一個掂腳的動作輕巧越過，與一臺心急的機車漂亮擦身，相遇但不相識，他闖他的，我過我的，

在彼此的生活裡權充臨演，於是不算犯規，各自安生；偶爾拚命煞住腳步，故作耐心狀，因為知道人與人之間總有條界線，不是非得跨過去，但綠燈一亮，柵欄大開，馬路頓成鬥牛場，兩端人馬如臨大敵，面容肅殺彼此夾擊，猶如械鬥場景，但在那條緊繃的線斷掉以後，相互穿越，彷彿是異度時空，你溶解我，或者有你無我。

穿過去就好了，也許一直是這樣。

捷運站往公司的路上是早餐的伸展臺，攤子上每一顆飯糰都在細心打扮，穿上海苔招攬生意，盡力保持酥脆，而我只計較起司不能多一片，在口腔裡牽腸掛肚，彼此相絲；三明治每天都演著分手戲碼，兩個三角形才能合成一方天地，今生終究無緣，不知誰帶走了另一半，害我單身至此；至於玉米蛋餅讓人想起暖暖被窩，只要一個完美的翻滾，就能裹住慵懶的早晨，人有時跟蛋黃沒有兩樣，隨圓就方，四處流散或直接老掉，很難恰到好處；還有幾顆掉落在盤沿的玉米，像六歲那年掉落的乳牙，在記憶的牙口裡蠢蠢欲動，隨時要竄出來酸軟。

月初搭配高檔次咖啡，自帶暖色濾鏡還有一抹文青的從容，月底喝早餐店名牌瀉藥紅茶，以化學藥劑試煉肉身修為，意欲打造銅腸鐵胃，包容更多酸楚；頭重腳輕的存摺在領年終時稍微取得平衡，我不是月光族，是彷彿若有光，好像看過薪水

入帳，但多半時候更像仲夏夜之夢，夢裡不知身是客，向來是一晌貪歡。當然，我偶有節制的時候，減重時喝去冰無糖綠，便宜而實惠，儘管早晨的糖分決定了今天甜不甜，還有跟同事說第一聲早安的嘴角弧度，但甜與不甜一向在交錯，暈染舌尖，層層變化，聽說那就是人生的滋味。平生最恨要冷飲卻來了燙口的茶，喝了一口就再也換不了，而有限的時間裡根本吹不涼，呼呼呼地好像給自己療傷，想說不痛了，但上顎隨即破皮，冒一個巨大的膿胞。

在公司附近的便利超商喝拿鐵，是另一種早安風情畫，整個城市都是你的咖啡館，但也別尸位素餐，不消費、只占位，生命總需要找到自己的定位，坐得才長久，所以我的定位是小資女孩還是七分輕熟？總之當下我只有那張椅子，和滴答就過的五分鐘。早餐時間很快就吞嚥完畢，食物變成腸道壞菌有時是一種頓悟，有時是一種漫長旅程，要看當天的壓力而定。

看起來像發怔，其實眼睛跟嘴巴一起囫圇吞棗，隔著玻璃窗看行道樹，中午以前的人們都像一棵行走的樹，木木然地移動，包括我自己；至於現在，我是一個特賣商品，在櫥窗展示著小確幸的戲碼，那忙碌中不忘與心靈相遇的都會女子，微微傾身四十五度角，嘴角精準淺笑，但腦袋裡想著的是下班後得買一包衛生紙和垃圾

車的約會。我執意相信又延或小鎂偶爾也考慮這一類的事，只是需要保密，畢竟才子佳人是用來展示的，而生活偏偏只道尋常，一頁撕過一頁，薄得無法敷粉，打蘋果光也沒用。

這條路上的樓愈起愈多、愈拔愈高，建築就跟疊樂高積木一樣容易，建案一個比一個氣勢磅礴，多少人想住在那些文案裡，然而我就是用筆墨吃飯的人，向來慣以文字起高樓，推高樓，又何須住在別人的想像裡？文案不是我的容身之處、教作文不是、寫劇本不是、中醫診所的助理也不是，兜兜轉轉幾圈，我回過頭，踏踏實實寫文章，以字觀己，而生活的確是大有文章，移植、獨居、聽懂別人的話、對自己更寬容些……我承認自己尚在蒙昧，學藝未精，但求歲月傳授心法。

有個人天天在超商窗外坐著，黑不見底的美式咖啡倒映他的臉，背影則對我說聲嗨別再偷看我了，也許他喜歡在路上放空，看人來人往、人去樓空，誰不是在看與被看？久了也就習慣；我希望別人怎麼看我呢？買一送一濾泡咖啡？才不要，泡了就丟，還送一個，這對女人來說可太虧，但最好的狀況又能怎樣？借助眾人之力集點加購夢幻義大利廚具組？就算千辛萬苦得到了也是那回事，瞬間的欣喜若狂，然後帶回家蒙塵，繼續渴盼下一個櫥窗。

窗裡窗外皆是戲，最戲劇化的一幕，應是每天吃早餐時，身旁包圍著禮儀公司的工作人員，數量之多而氣勢驚人，對我像是某種形式的跟蹤與挾持。因為公司與第一殯儀館為鄰，雖不知這種事情為何要爭第一，難不成還有績效獎金？總之無常變成一種日常，晨間不時有黑衣部隊問路，行色匆匆，趕赴某些吉時，跟打卡一樣不能遲到；有時天和日暖，公司門前聚集著無數的SNG連線車，同事們會猜測是哪位名人走完人生，繼續下一場表演。和一般家屬不同，那些工作人員總是穿著趨吉避凶的紅，卻加倍陰慘如乾涸的血漬，這麼說真是抱歉，但我對生死一向過敏，不是顏色能夠化解；他們也喝咖啡，同樣在早晨累格，面無表情亦如端坐的樹木，而且惹惱他們的鐵定是活人，就這一些來說大家沒什麼不同。我只是好奇他們為什麼從不互相打招呼或交談，但想想又能談什麼？走遠的人沒有是非了，留下的人亦不在茶水間，自然無須交換太多訊息，使一個眼色後就該靜默，再泯一口咖啡吧。

用完早餐，巨大的十字路口橫在前方，紅燈沒完沒了地警示著，引人腳步蠢動如大河之舞，踢踢躑躑踢踢躑躑，生活催逼的焦慮叫人另謀出路，我決定由地面下的算命街穿越，像是與自身的命運秘密交會；昏暗而漫長的甬道裡，切割著一格、一格的卜卦攤位，每一個攤位裡空間閉塞，僅容二人坐下，前世今生一下子逼到臉前，

便失焦而不可辨識，只說八字帶水，是大河命而水甚漂流，無所憑依……人河撩亂，這一輩子遇到的無非是人或錢，人比錢多，錢比命薄，如此聽起來，的確是極其流蕩的際遇。

這裡沒有白天，亦無黑夜，漫長的廊道像是要走一輩子，甚至是走到下輩子也走不完的態勢，而日光燈管泛著涼薄的青，不知日光何在？老婦人在角落裡為人挽面，嘴上勾著幾條紗線，在另一張粉白的臉上前後點絞，誓把寒毛除盡；過去挽面的是新娘，現在兩造都是徐娘，兩張臉一高一低恰能面面相覷，在光與暗的交會處顯得荒涼，不知想挽住的究竟是時光還是別的？經過反射鏡時，我下意識地看了一眼，還好，那兩張臉都在，不是都會聊齋，僅僅是百無聊賴。

穿過地下道，順著樓梯向上走，天光像洪水般一下子湧進來，沖得人眼睛睜不開，方才六十秒猶如南柯一夢，好在人間歲月無更迭，依舊春夏秋冬，而行天宮的旋轉門仍無限迴圈，人與神的對話未完待續；八點二十九分五十八秒，臨門一腳地按下指紋，打卡鐘機械式地喊著：「成功！」全勤達陣，儘管那指紋有些許破碎，好在這是一個頭過身就過的城市，相信成功定在不遠的前方，於是我展開明亮的笑靨與每張臉點頭示意，充滿元氣地大喊：「大家早安！」

\*評審評語

〈早安人生〉是一幅都會女子的早晨風情畫。由於工作地點靠近殯儀館、行天宮，敘事者從搭車、行走、早餐、咖啡，與殯儀館工作人員、黑衣人等等死亡的象徵交會，走進地下道算命街，通過卜算未知的神祕甬道，天光湧進眼簾，彷彿重回人間，到達公司打卡達陣，開啟一天的工作。一段須日日經歷的早晨時光，表現都會小資女對生活的種種感觸，輕快文字表達了小小的抱怨，小小的喜悅。

——宇文正

\*得獎感言

城市匆忙如流，人群交錯如大河之舞，而湍流中的一粒微塵記取天光雲影，故而寫下此文。我長於新北泰山，在自己的城市裡獲獎，既溫暖而歡喜，深切地感謝主辦單位與評審、摯愛的父母兄弟、老師、妳們，及兩位文友。